

增修
歷史
感應
統紀

卷二

增修歷史感應統紀

卷二

王震敬題



增修 歷史感應統紀卷二

彭澤許止淨編纂

三國魏志

明帝 明帝叡嘗從文帝獵。見子母鹿。文帝射殺母鹿。使叡射子鹿。叡曰。陛下已殺其母。臣不忍復殺其子。因涕泣。文帝卽放弓矢。以此深奇之。遂立爲太子。紀本

明帝母甄氏。被文帝賜死。故因射鹿而感觸涕泣。然一念孝慈。遂登帝位。感應莫捷於此矣。又許真君遜少時好畋獵。偶射中一子鹿。鹿母爲舐瘡痕。良久不活。鹿母亦死。剖視其腹。腸寸寸斷。真君大恨悔過。折弓矢。入山修道。後挈家飛昇。夫鹿母慟子。致腸寸斷。物類情深。何殊於人。思此而不悔過戒殺。則真地獄種子矣。真君改過修道。遂爲飛行仙人。所謂不患過大。惟患覺遲。惻隱之心。人皆有之。只是不能擴而充之耳。苟能充之。則爲聖爲賢。成仙成佛。均非難事。故孟子以齊宣王不忍釁鐘。許其能王天下也。嗚乎。物我同春。太和翔洽。何等氣象。而必恣口腹。

之欲造殘殺之業。以傷天害理哉。又梁京寺記。梁郡鄒文立。以烹屠爲業。嘗欲

殺一鹿。鹿跪而流淚。蓋鹿懷一麕。尋當產育。就庖哀切。同被剝割。文立因斯患疾。

鬚眉皆落。乃深自悔責。傾家買地。建莊嚴寺。又迪吉錄。章邵爲商。饒於財而貪。

嘗獲鹿子。殺而棄之林中。鹿母遙見。悲號不已。其日邵將夜行。有子方弱冠。先父

一程行。宿大樹下。以俟其父。邵至不知是子。但見衣襪在旁。一人熟寐。遂抽刀刺

其喉。取衣襪前行。天漸曉。見衣襪。乃知殺者是己子。悔恨無及矣。顧九疇評云。邵

凶貪如此。既忍於人。何有於物。殺鹿固不足以罪之也。然殺鹿兒於前。而斃己子

於後。則亦巧相值矣。又現報錄。廬陵吳唐。精於射。偶攜子出獵。遇一鹿。率麕遊

戲。唐射麕斃之。鹿驚悲鳴。唐伏草中。鹿舐兒。唐再發一矢。殫之。少頃又逢一鹿。張

弩間矢。忽飛中其子。唐投弓抱子而哭。忽聞空中呼曰。吳唐。鹿之愛子。與汝何異。

驚視間。虎從旁出。折其臂而死。唐殺鹿母子。神殺唐父子。一命還一命。無欠無餘。

曹爽 曹爽拜大將軍。都督中外諸軍事。飲食衣服。擬於乘輿。尙方珍玩。充牣其

家妻妾盈後庭。又私取先帝才人。及良家子女。以爲伎樂。作窟室。綺疏四周。與何晏等會其中。縱酒作樂。司馬宣王收爽等皆伏誅。注。漢晉春秋曰。皇甫謐夢至洛陽。自廟出。見車騎甚衆。以物呈廟云。誅大將軍曹爽。寤以告邑人。邑人曰。君欲作曹人之夢乎。爽兄弟典重兵。誰敢謀之。謐曰。苟失天機。則離矣。不數月而誅。曹爽傳

管寧

管寧避亂遼東。歸時海中遇風。船皆沒。惟寧船自若。時夜風晦冥。船人莫知所泊。望見有火光。趨之得島。島無居人。又無火燼。行人咸異焉。以爲神祐。管寧傳

按寧初與華歆相友善。嘗鋤園得金。寧不顧。歆捉而擲之。蓋優劣遂分矣。及避地遼東。避亂者多從之。漸以成聚。鄰有牛暴田。寧爲牽牛著涼處牧之。牛主大慙。若犯嚴刑。里中男女共汲一井。爭先有鬪者。寧多買汲器。置井傍。乃各自悔責。旬月成邑。於是講詩書。明禮讓。風行遼東。民化其德。所居嫗舊。鄰里有窮困者。雖家無擔石。必分贍之。與子言孝。與弟言悌。名行高潔。而卽之熙熙。因事而導人於善。漸之者無不化焉。朝命徵爲大中大夫。不受。華歆以太尉讓寧。亦辭。年八十四卒。

寧以德感人。成聚成邑。其效果幾於舜。而與人爲善之心。亦與舜同。故感神靈呵護。履險若夷也。或謂隱士只自潔其身。無裨世道。非君子所貴。嗚呼。此利祿薰心之人。顛倒黑白。以自文其過也。夫聞伯夷之風者。頑夫廉。懦夫立。聞柳下惠之風者。鄙夫寬。薄夫敦。二子皆隱逸士也。其所成就。何歉於聖君良相乎。聖君良相以仁義教於上。高潔之士以廉讓化於下。是相得益彰者也。夫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。惡在秉國鈞。握政權。而後足以有爲乎。

華歆 華歆爲諸生時。嘗宿人門外。主人婦夜產。兩吏詣門。辟易曰。公在此。躊躇良久。乃向歆拜。相將入。出共語曰。當與幾歲。一人曰。三歲。歆後欲驗其事。至三歲。往問。兒果已死。歆乃自知當爲公。華歆傳注

游殷胡軫 張旣爲兒童時。功曹游殷異之。引旣過家。敕具賓饌。及旣至。殷妻笑曰。張德容小兒。何異客耶。殷曰。方伯之器也。以子楚託之。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。軫誣構殺殷。月餘。軫得疾。但言伏罪伏罪。游功曹將鬼來。遂死。於是關中稱曰。生

有知人之明。死有貴神之靈。楚爲蒲阪令。太祖定關中。既稱楚才兼文武。遂以爲漢興太守。轉隴西。所在以恩德爲治。張既傳注

杜畿 杜畿少孤。事繼母以孝聞。拜河東太守。平衛固之亂。崇寬惠。與民無爲。舉

孝子貞婦。順孫。復其繇役。課民畜牝牛草馬。逮雞豚犬豕。皆有章程。百姓勤農。家家豐實。於是開學宮。執經教授。郡中化之。文帝踐祚。封樂亭侯。受詔作御樓船。於陶河試船。遇風沒。諡戴侯。注魏氏春秋曰。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。司命使我召子。畿固請之。童曰。將爲君求代者。君其慎勿言。遂不見。至此二十年矣。畿乃言之。其日卒。杜畿傳

畿可謂深得治亂世之法。先平匪亂以寧民。次務耕桑畜牧以富民。再舉孝弟學校以化民。爲官能愛民如此。宜其受天之祐。延年益壽。不然。司命童子能徇情求代乎。增壽二十年亦不爲少。言之而卒。適逢其會耳。蓋滿壽爲因。言之爲果也。

鄭渾 鄭渾爲邵陵令。天下未定。民皆輕剽。不念產殖。其生子率不舉。渾奪其漁

獵之具。課使耕桑。開稻田。重去子之法。民初畏罪。後稍豐裕。所育男女。多以鄭爲字。

鄭渾傳

民不舉子。稍有仁心之官。尙知令禁。至漁獵之事。則無知令禁者。豈知漁獵啓殺害之漸。長輕剽之風。鄭渾禁漁獵。課耕桑。爲得治之本矣。宋程明道先生。爲上元主簿。初至。見民有持竿黏飛鳥者。取其竿折之。教使勿爲。自是邑人無敢畜禽鳥。此等教化。固非俗吏所知。

司馬懿

王陵爲太尉。謂齊王不任天位。楚王彪長而才。欲迎立彪。司馬宣王討

陵。以陵歸京師。陵至項。仰藥而死。

司馬宣王。卽司馬懿也。

注。晉紀曰。陵到項。見賈逵廟。呼曰。

賈梁道。王陵忠於魏之社稷。惟爾有神知之。其年八月。宣王有疾。夢陵逵爲厲。甚惡

之。遂薨。

王陵傳

顏之推還冤記。宣王白日見陵。并賈逵爲祟。呼曰。彥雲。緩我。宣王身有打處。遂薨。又載夏侯玄。爲司馬景王所殺。宗族設祭。見玄來靈座。脫頭於旁。取食納頸中。畢

還自安。曰。吾得訴於上帝矣。尋而景王薨。永嘉之亂。有巫見文王云。我國傾覆。正由曹爽。夏侯玄。訴怨得申故也。觀此。則司馬父子兩代均受鬼殛而死。奸雄逞一時之威勢。造無窮之怨報。果何爲哉。

通鑑大感應錄曰。曹操丕世食漢祿。而弑皇后。殺大臣。翦宗室。戮國戚。肆其詐力。欲媲美文武。上誣唐虞。操曰。果天命在吾。吾其爲周文王乎。丕曰。舜禹之事。吾知之矣。竟欲欺盡天下後世。而司馬懿父子已隱伏於肘腋之間。未幾而曹爽族張后廢。曹芳廢。曹髦弑。曹奂禪。晉魏相承。如出一轍。曹瞞之狡計。實爲司馬之先聲。何酬報迅速之若是。而若合符節之不爽也。

管輅郭恩。利漕民郭恩。兄弟三人。皆得瘳疾。使管輅筮其所由。輅曰。卦中有君本墓。墓中有女鬼。非君伯母當叔母也。昔饑荒之世。當有利其數升米者。排著井中。推一大石下。破其頭。孤魂怨痛。自訴於天。於是恩涕泣伏罪。時信都令家中婦女驚恐。更互疾病。使管輅筮之。輅曰。君此堂西頭有兩死男子。一男持矛。一男持弓箭。

持矛者刺頭。故頭重痛不得舉也。持弓箭者射胸腹。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。於是掘徙骸骨。家中皆愈。管輅傳

按地藏菩薩本願經。佛告普廣。若未來世有男子女人。久處牀枕。求生求死。了不可得。或夜夢惡鬼。或遊險道。或多魘寐。共鬼神遊。轉復疔瘵。眠中叫苦。悽慘不樂者。此皆是業道論對。未定輕重。或難捨壽。或不得愈。男女俗眼。不辨是事。如郭恩等。倘不遇管輅。雖身嬰疾病。豈知是怨鬼爲對耶。然管輅雖知有怨對。仍不知念佛誦經。布施供養懺悔解怨之法。則終屬無補。故佛法不可不知。佛經不可不讀也。

劉偉 劉廙弟偉。與魏諷善。廙戒之曰。交友在於得賢。不擇人而務合黨。非聖人輔仁之義也。吾觀魏諷不修德而專以鳩合爲務。此攪世沽名者也。其勿與通。偉不從。故及於難。劉廙傳注。

今天下之人。皆不知修德輔仁之說。而專以鳩合爲務。何諷偉輩之多耶。劉廙在

今直不識時務矣。

鍾會鄧艾。

鍾會鄧艾率師伐蜀。或問劉實曰。鍾鄧其平蜀乎。實曰。破蜀必矣。而

皆不還。初鍾會伐蜀。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。會在事縱恣。非持久處下之道。吾懼其有他志也。會請其子羊琇爲參軍。憲英憂之曰。他日吾爲國憂。今難至吾家矣。謂琇曰。行矣。戒之。軍旅之間。可以濟者。其唯仁恕乎。後鍾會鄧艾俱誅。琇竟以全歸。魏紀事

軍旅之間。可以濟者。唯仁恕一語。足爲掌兵者千秋金鑑。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。蓋軍旅本殺伐之事。至凶至惡。運之以仁恕。則轉惡爲善。逢凶化吉。造福莫大焉。老子曰。唯慈以戰則勝。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。以慈衛之。大悲觀世音菩薩。示居西方。以西方屬金。有肅殺之義。故以慈悲主之。辛憲英以一女子而能見及此。其德誠足以母天下後世。豈僅福庇子孫哉。

三國蜀志

糜竺

糜竺祖世貨殖。財產鉅億。嘗從洛陽歸。路見婦人。從求寄載。行可數里。謂

竺曰。我天使也。往燒君家。感君見載。故以相語。竺因請之。婦曰。不可不燒。君可馳去。我當緩行。日中火當發。竺還。遽出財物。日中而火大發。糜竺傳

按竺與婦同車數里。目不斜視。故天使感其正直而告之。使預出財物。然不能免焚者。既以昭定業難逃。益以見正直獲福。理以數而益顯也。且竺被焚者亦無幾。故先主入蜀。竺復以家財鉅萬資之。位列名卿。姻聯帝室。天之報施善人。豈薄乎。晉王嘉有糜生瘞卹記。謂竺廣瘞枯骸。及火發。有青衣童子數十來撲火。一青龍杖氣如雲。覆火而滅。僅焚珠玉十分之一。

鄧芝

鄧芝征濞陵。見玄猿緣山射中之。猿拔其箭。卷木葉塞其瘡。芝曰。嘻。吾違

物之性。其將死矣。俄而卒。一曰猿母抱子。芝射中之。子爲母拔箭。取木葉塞瘡。芝

歎息。投弓水中。自知當死。

鄧芝傳注。及晉書五行志。

彭氏曰。物之翔於空。擾於原。相忘於江湖。皆其性也。順物之性。不忍有所傷。而生

機鬯於無盡。反此則不祥。南史齊宗室敏。好射雉。以張弩損腰死。北史崔鑣走馬從禽。髮掛木而死。以鄧芝之言觀之。所以致此者有由矣。好殺者。毋乃自促其生乎。

三國吳志

孫策 孫策爲討逆將軍。封吳侯。欲襲許。部署諸將。未發。爲許貢客所傷。先是策殺貢。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。策出。卒與客遇。被擊傷。至夜。卒注策欲襲許。與于吉俱行。時大旱。策催將士引船。將吏多在吉所。策怒。收吉呵曰。若能感天。日中雨者。當原赦。不爾。行誅。俄而日中大雨。溪澗盈溢。策遂殺之。既殺吉。每獨坐。彷彿見吉在左右。意深惡之。後被擊。治創方差。引鏡自照。見吉在鏡中。顧而弗見。如是再三。因撲鏡大叫。創皆崩裂。須臾而死。孫策傳

觀注所載。則策之被刺。殆亦怨鬼有以致之矣。夫欲襲許。而與于吉俱。則是策亦信之。已信之。而將吏信之。何足爲吉罪。況既許得雨不殺。而竟殺之。其能免怨報。

乎。嗚乎。少年得志之徒。逞一時之意氣。欲破除迷信。而草菅人命者。何限。讀此傳。其亦有動於中乎。

張悌。張悌以軍師爲丞相。帥衆禦晉軍。時有柳榮從征。病死船中二日。軍已上岸。無理之者。忽大呼曰。人縛軍師。人縛軍師。遂活。問其故。榮曰。天上北斗門下。卒見人縛張悌。不覺大呼。門下人怒我。叱逐去。便醒。其日悌戰死。孫皓傳注

孟宗。孟宗母嗜筍。冬節將至。時筍未生。宗入竹林哀歎。而筍爲出。得以供母。皆以爲至孝所致。累遷光祿勳。孫皓傳注

程普。程普殺叛者數百人。皆使投火。卽日病癘。百餘日卒。程普傳注

陸抗。陸抗遜之子。官都督。步闡據城叛。抗攻陷之。誅及嬰孩。識者尤之曰。後世必受其殃。抗死。晉滅吳。抗子機雲事晉。宦人孟玖誣機將反。遂收機雲並伏法。三族無遺。陸抗傳

殺叛似爲用兵者不得已之事。然豈可不分首從。程普投入於火。卽病癘。癘火毒

也。陸抗誅及嬰孩。人亦殺其子嗣。所謂與自殺一間耳。嗚乎。陸抗爲吳名將。其子機雲均當時名士。一時濫殺。遂至三族無遺。殺業之可畏如此。

鍾離牧

鍾離牧少居永興。躬自墾田。種稻二十餘畝。臨熟。縣民認之。牧曰。本以田荒。故墾之耳。遂以稻與之。縣長聞之。召民繫獄。欲繩以法。牧力救之。民乃獲免。遂舂稻米得六十斛還牧。牧不受。民輸置道旁。莫有取者。由此得名。遷南海太守。封都

鄉侯。

鍾離牧傳

牧之無諍三昧。固千秋景仰。然倘無縣長召民繫獄。彼頑梗不化者。未必能立時回心。故古人云。繩之以法。法立則知恩。苟國法不立。則無賴者。且以掠奪而自鳴得意也。知恩云乎哉。故牧與縣長一尙德。一執法。實兩得之。

鵝鬼

吳景帝有疾。求覲視者得一人。景帝欲試之。乃殺鵝而埋於苑中。築小屋施牀几。以婦人展履服物著其上。乃使覲視之。告曰。若能說此冢中鬼婦狀。當加賞。竟日夜無言。帝推問之急。乃曰。實不見有鬼。但見一白鵝立墓上。所以不卽白之。疑

是鬼神變化作此相。當候其真形。而定無復移易。不知何故。不敢不以實聞。帝厚賜之。然則鵝死亦有鬼也。趙達傳注

倘物死無鬼。何能怨。怨相報。何有六道輪迴。故鵝有鬼。實顯然之理。並非異事。蓋一切衆生。同具佛性。只以無明造業之淺深不同。致受形各異。若究其本原。則物類與佛尚無差別。況人類乎。唯造業太深。自拔不易。故佛書有七佛已來。猶爲蟻子。八萬劫後。未脫鷄身之語。所以得人身者。如爪上土。失人身者。如大地土也。我輩幸得人身。可不知愛惜。而多造惡業。自致墮落耶。

諸葛恪。孫峻。孫琳。諸葛恪。瑾長子也。孫權薨。子亮立。恪與滕胤。呂據。孫峻等。同受遺詔輔政。恪出軍圍魏新城。死傷塗地。大小呼嗟。而恪宴然自若。孫峻因民怨。置酒請恪。將見之夜。精爽擾動。明將盥漱。聞水腥臭。侍者授衣。衣服亦臭。易衣易水。其臭如初。峻遂殺恪。恪妻在室。使婢沃盥。聞婢血臭。又眼目視瞻非常。問其故。婢蹶然躍起。頭至棟。攘臂切齒曰。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。於是大小知恪死矣。而吏兵尋至。

收之。夷三族。峻遷丞相。多所刑殺。後病心痛。夢爲諸葛恪所擊。發病死。以後事付弟琳。琳誣滕胤。呂據殺之。夷三族。權傾人主。琳意彌溢。侮慢民神。燒伍子胥祠。又壞浮屠廟。斬道人。孫休與張布丁奉等謀而縛之。琳叩頭願徙交州。休曰。何不徙滕胤。呂據曰。願爲官奴。休曰。何不以胤據爲奴耶。遂殺之。夷三族。

諸葛恪傳。孫峻孫琳傳。宋書五行志。

恪虐使其民。致死傷塗地。應受殺報。而峻貪位攬權。殺之。不以其道。故受鬼報。琳承峻餘殃。未已之後。亟亟易轍改愆。尙懼不濟。況更誣人夷族。滅法慢神。若惟恐惡報之不速者。至臨死乃宛轉乞命。何其愛己身之重。而視人命之輕耶。專造惡因。而憚收惡果。其殘可恨。其愚可憐。

按平等閣筆記。凡遇秋審決犯之前。往往夜聞鬼哭。行軍將有覆敗。亦時聞鬼哭。卽將士之將罹此難者。亦同聞之。此卽死者本身之魂也。人之本心。彌滿虛空。因有妄念。心量日狹。神通日弱。依報正報。均日變日劣。然遇禍難將至。怨對直逼而來時。本心已覺。而外心尙屬茫然。但其神經亦必不寧。此卽諸葛恪將見殺。精爽